

“文坛外高手”点将录

■本报记者 舒晋瑜

穷极想象,很少有人将一位中国电力投资公司高级工程师和“雨果奖”划上等号。

刘慈欣做到了。两年前,这位山西娘子关发电厂的中年男人以《三体》一举拿下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首位亚洲获奖者的名号广为人知。

2015年8月,世界蒙古族作家联合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授予《狼图腾》作者姜戎文豪奖牌及奖章。文豪奖是四年一度的由世界蒙古族作家联合会颁发的最高奖项。

2014年10月,陕西作家朱西京以《流年》获得俄罗斯重要文学奖项——“契诃夫文学奖”。

工程师、学者、商人……他们的职业各有不同,但他们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非职业作家。

不止他们,都梁、海岩、曹乃谦、萨苏……越来越多的非职业作家出现,并令文坛瞩目。何谓“非职业作家”?当代文学史该如何定义这一类作家?

曹乃谦“打赌”走上文坛

别人不信都梁能写小说,他打赌写出了《亮剑》;于是有人称他为“军旅作家”,他不服气,拿出《血色浪漫》证明并非只会写军旅题材。紧接着又有人说,都梁只能写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他非要写一部自己绝对没经历过的作品,《狼烟北平》因此出炉……和石油勘探工程师都梁有点类似,山西作家曹乃谦走上文坛也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曹乃谦第一篇小说的写作时间是1986年农历的正月。朋友来拜年时看到曹乃谦新做的几个大书柜里满满地立着外国文学书,就问:这么多的书里有你写的吗?曹乃谦就跟他打赌说,写一篇给你看!朋友说:写出不算,变成铅字才算。于是曹乃谦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小说,送给大同的《云冈》杂志,编辑说太长,让删成八千字左右。这个删改后的短篇发表在1987年《云冈》第一期。那会儿,曹乃谦的职业是警察。

打赌写出的前两个短篇都在《云冈》杂志上发表了,朋友说,曹乃谦一定是走门子了,你有本事在北京上海的杂志上发一篇。曹乃谦再次和朋友打赌,写出了《温家窑风景五题》。这篇文章被汪曾祺先生注意到了,他看了说好,并建议发表时把题目改成《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于是,也就有了后来一篇一篇的“温家窑风景”,就有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对我来说,这是偶然。如果我发表了两个短篇后,朋友服了输,不再跟我打赌,那么也就没有了这第二篇《温家窑风景五题》了;如果汪老没有看到这五题,也就没有了建议我把题名改成‘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样的事。因此我说,这是很戏剧性的无巧不成书。”曹乃谦说,马悦然先生把《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翻译成瑞典文后,获得了瑞典皇家学院的奖,并把这个获奖证书赠送给了曹乃谦。在国内,这本书被不同的报刊评为“年度十佳小说”。他因此非常感激那些评委,“我又不认识人家,人家就说我好,我真的很感激。”

37岁开始写作,曹乃谦起步晚,产量也不多。但他不认为这跟警察职业有关系。他分析道,首先是自己并没有想当多个产作家,“我的看法是,石头蛋一坡,不如夜明珠一颗。作家首先应该有精品意识。对于读者来说也是一样的,他们宁愿吃鲜桃一口,不愿要烂杏一推。我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本书,断断续续写了十年。”

第二个产量不多的原因是,曹乃谦为了服侍生病的母亲,停了五六年。当时有好心人提醒他说:你正在势头上,咋就不写了?曹乃谦说:“我从来不想去什么势头上,对我来说服侍老母就是天下大事,不存在什么别的势头上。”

2002年母亲去世后,曹乃谦曾试图专注地写母亲。尝试了几次,写不下去,一写就伤心流泪,直到有一次,写作当中脑血栓发作。这也是他产量少的原因之一。写作时容易情绪激动,大夫说情绪激动也是发病的原因,无奈,曹乃谦只好放下写作,先想着如何能健康地活着。

2013年《检察日报》副刊部主任彭诚向曹乃谦约稿,他才又试着写



姜戎凭借《狼图腾》获世界蒙古族作家联合会颁发的文豪奖



朱西京凭借《流年》获俄“契诃夫文学奖”

母亲,一段往事一个内容,写了八篇。从那以后他就用这种一节一节的形式,写起了母亲。他先后写出了《流水四韵》(三联书店出版)、《同声四调》(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清风三叹》(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三部作品,结构上都很讲究,每一章九题。有人说,曹乃谦的散文像小说,小说像散文,他不反对。说是散文也好小说也好,都能独立成篇。这三本书,出版社都是按散文的样式出版的。可以说,这是我设计的长篇《母亲》的散文版。”曹乃谦的作品非常实。即使虚构,他也要求自己虚构得“真实”,“有些人喜欢把生活的真实用自己飞翔起来的想象力,写得五迷三道神乎其。我可不会,我的小说飞翔不成那种样子。”

曹乃谦的作品,从书名到结构及文章节奏,都有着行云流水般的快感。这和曹乃谦爱好音乐不无相关。五岁学会吹口琴,笛子、箫、大正琴、钢琴、二胡、三弦、唢呐、葫芦丝、巴乌……他都拿得起放得下。因为喜欢,他在作品里数次地写到自己与乐器的事儿。“就像我喜欢的乐器大都是民乐一样,歌曲我也是喜欢民歌。中外的民歌都喜欢。有些民歌太让我喜欢了,‘并拔凉水苦菜汤,不如妹妹的唾沫香’,‘姑娘,你用什么水洗脸?使得我这样迷恋’这样的句子,只有在民歌里才会有,作家们是创作不出来的。我在作品里也大量地采用民歌,比如汪老给我冠名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就是我书里的一句民歌;白天想你墙头上爬,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曹乃谦说,作为“非职业作家”,他感触最深的是自由自在无牵无挂,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驻京办主任”许立强写小说

辽宁沈阳的王晓方在政府机关工作多年,其长篇小说《驻京办主任》系列畅销,曾获亚洲周刊2008年全球十大华文小说。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位真正的驻京办主任许立强,同样作为非职业作家,在文学界颇受好评。

曾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接见过的俄罗斯独立文学奖“处女作奖”获得者维克托·普契科夫,在北京参加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系列活动时,有记者问他,你为何选择作家作为你的职业?他神情严肃地说:“作家只是一个称呼,不是我的职业。我的职业是书店老板。”记者接着又问另外五位同行的“处女作奖”得主,他们给出的答案竟然一致:“作家不是我们的职业,不能把写作当成赚钱的手段和生活的经济来源。”

看到这篇题为《作家不是我的职业》的短文,许立强深有同感。不

靠文学创作养家糊口,不靠文学创作评定职称,也不可能凭借文学创作在其工作单位谋取职务上的晋升,他觉得非职业作家的文学创作更不容易出好作品。

“我的创作动力主要源于我对文学的崇敬和热爱。”许立强说,他不愿意把文学创作当成谋生的手段。那样也许会焦虑,甚至失去写作的乐趣。非职业作家有其自身的创作优势,由于有着深刻的生活体验,他们从事哪一领域的工作,往往就容易成为哪一类题材的专家。比如自己现在在市政府工作,写官场上的人和事就游刃有余。

三十多年前,许立强是拥有三千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企业——济南裕兴化工厂的党委宣传干事。那时,他就在《当代小说》《济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各种题材的作品,《一封匿名信》曾获了山东省“体育之光”文学作品征文大赛短篇小说二等奖(一等奖空缺)。1986年,山东电视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记者,许立强过五关斩六将,从数千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

文学功底拓宽了许立强的写作空间,记者生涯更训练了他敏锐的新闻嗅觉和深刻的洞察力,他八次获得了山东省记协、山东省新闻学会及山东省地市报研究会颁发的年度优秀作品奖。

2000年,济南市政府办公厅增设新闻处,许立强被选调到新闻处当处长兼新闻发言人,在此其间完成了《天字一号工程》(作家出版社出版)。评论家何镇邦认为,《天字一号工程》的重要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一部围绕国企改革、命运这个热点,再现官场、商界、新闻界错综复杂矛盾斗争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这场斗争提出了一个以人为本还是以官为本的问题……有人问许立强,你的官场故事讲得很生动,是不是与你的生活阅历有关?他说:“我写作的原则是不写我不熟悉的人,不写我不熟悉的事,不写我没有创作冲动的作品。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这种虚构是建立在真实生活基础之上的。”

“公务员身份正好给了我天天深入生活的便利,不仅给予我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还时常唤醒我的创作灵感。所以说我的工作不仅不影响我的文学创作,相反,还是一种促进。”谈到非职业作家的创作与时间的矛盾,许立强说,他倒觉得工作和文学创作没有矛盾。一个作家如果被社会边缘化,远离了社会,远离了社会热点、焦点,对生活的感悟就会反应迟钝,创作素材就会渐渐枯竭,其作品也会逐渐边缘化。要想写出时代感强的好作品,必须得不断地从生活中汲取养分,作家对生活的熟悉感悟程度,决定着作品的质量优劣。

许立强一直提倡“好看小说”。“不好看,不吸引人,没有读者,你自己认为写得再好也只能是孤芳自赏。好看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涵盖了思想深度、艺术审美、阅读倾向和读者情趣等诸多方面,是对一个作家综合素质的检验。”许立强认为,故事是一部小说的“心脏”。故事精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是否好看。好的故事应该是与小小说题材浑然一体,才可以引领着读者进入到作品。在先后任济南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济南市驻青岛办事处主任期间,许立强完成了中篇小说《色色》等作品。《色色》被报纸连载后,被广播电台录制成有声小说连播,被电视台改编为六集电视剧《苦酒》在全国部分电视台播出,另有百万字发表在《人民文学》《山东文学》等刊物,有30余篇作品获省级以上奖励,有多篇作品被收入选刊、选本,其中散文《相依外祖母》被收入中学生中考复习教材。目前,许立强正在创作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暂名《谍谍》,已写了17万字。讲的是济南地下党组织依靠和带领人民群众与日寇侵略者进行地下斗争,迎接济南解放的故事。

媒体人鲁引弓 17天写出《小别离》

继《小别离》获得广泛好评之后,浙江传媒学院教授鲁引弓出版了《转身就走》《那些年的情敌》。

《转身就走》讲述的是在互联网席卷、颠覆众多产业领域乃至个人生活领域的背景下,一个青春女孩穿行在传统与新兴两个产业空间的成长。书中女主角最后以“转身就走”这一网名所寓含的现实人生态度,和她独特而温暖的小人物式“逆袭”,击中了当下的社会集体心态。《那些年的情敌》中,主要描写了7段爱情故事。

鲁引弓的创作,最初往往来自社会热点的触动。这些年,反腐、教育、房产、食品安全、公平、社会平安、发展中的集体焦虑等相继进入他的取材领域。“作为一个媒体人,对热点的敏感和发现,已成为一种思维习惯,当我留意到某个令人唏嘘的细节时,仿佛无法遏制自己天然的嗅觉,它背后那一抹时代的投影总是更令我寻味。”鲁引弓三年前开始小说写作时,完全是业余状态,无论从写作视角、叙事情绪还是语言方式来说,都是对日常工作的一种调剂和互补。在他看来,媒体工作和小说创作是相关的,因为它们都关乎当下的内容痛点,以及对时代的把握;两者的方式又有些区别,小说对时代的叙事需要代入感,而新闻需要概括现象、提炼结论。对于当时业余创作的鲁引弓而言,

仿佛穿越在两个平行的文字空间,从两个视角看当下的生活和世态人心。

第一部小说《小别离》是在17天内完成的。鲁引弓说,记者经历给写作带来了速成文字的能力和很多灵感。这位“短跑冲刺型”创作的作家,用写新闻的速度写小说,语感明快,故事充满了节奏感。作为“非职业作家”,鲁引弓在写作中完全是轻装上路。虽然硕士读的是中文,但当他写作,却更专注于人物在当下的命运和人性的时代嬗变,只在意如何让自己表达更充分、舒服,更准确地发出声音。多年从事的媒体工作所具的公众意识感,对小说创作是有益的,“它不仅让我有更近、更直接目击生活的惯性,并且新闻的硬、冷静感也让我对文学的暖心功能有了自己的认知,想让小说构想中的人物故事,去温暖、安慰这个时代的人生。”鲁引弓觉得,非职业写作最大的活力来自于原生态,那种对生活的独特发现视角,这是当下职业化写作常常缺少的东西。

网络起家的冰河写《使徒》

近日,掌阅自出版作家冰河推出全新长篇小说《使徒》,电子书刚刚上架掌阅APP,迅速获得9.2的高分评价,引发超过31万名读者撰写评语。

15年前,冰河第一部小说《无家》完成,他悄悄发在网上,被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国网络文学十年盘点”评为十佳佳作之一。著名评论家白烨在《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把《无家》列为2007年最值得阅读的十大好书之一,称这位“并不怎么知名的年轻作者好生了得,繁复而厚重的内蕴,他表现得举重若轻,以小见大的技法,他运用得驾轻就熟。虽然作品在主人公的命名和一些具体描写上,不无粗野与粗俗之处,但却掩盖不住作品夺人眼目的异样光彩。”

冰河,从事多年媒体管理,后从事过四年房地产管理,现为影视公司投资人。《无家》一举成名,冰河没有沿着网络小说的路径往前走,有网站以高稿酬与他签约,他拒绝了。“赚钱有很多种方法,那时候我在房地产公司,不需要用码字的方法赚钱。既然把创作当成爱好,就把爱好做得最好。”冰河的标准,首先是文字,他认为这是文学能力,过文字技术的起码要求。得益于管理过中文媒体、海外媒体,冰河对文字要求非常高,甚至一个标点都不能错。“我的写作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我希望每一本书写得慢一点、扎实一点,论证得仔细一点。从《狗日的战争》之后我又写了三本小说,都没有出版,有的是因为题材原因,有的是因为我不满意,《使徒》是个意外。”冰河说,斯蒂芬·金的《写作那些事》对自己很有帮助,他喜欢海明威、余华精练的叙事,也喜欢写精致一些的作品。《使徒》是用极新方法写的类型小说。

冰河表示,从事过很多行业,但视他为职业,其他行业都是为了生活。他不喜欢所有作品中重复一个类型,所以后来陆续出版了《温州往事》《天蝎座》等,《使徒》是一部犯罪悬疑的小说,接下来的《神舟17号》则是他第一次尝试科幻小说。

推气瓶的《北京人》毛建军

朝阳医院推气瓶的普通工人毛建军,在2011年以《北京人》一鸣惊人。

从20世纪70年代试笔到2011年发表作品,毛建军的文学之路走得漫长而缓慢。他在中学时就喜欢写作,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受保尔和冬妮娅的故事的影响,便动笔想要写一部关于少男少女爱情及生活的小说。点灯熬油,为自己起了好几个笔名,但是这篇小小说无疾而终。此后,毛建军继续着文学梦,除了购买《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译文》等文学刊物,他常常去图书馆借书。看到阿城的《棋王》,毛建军一下子就被开篇直奔主题扣人心弦的描写打动了,他想,小说这样开头才抓人。

边看边写边投稿,几乎像样的文学刊物,他都试过了,但是除了接

到《十月》退回的稿件,其他如石沉大海。屡投不中后,毛建军渐渐淡了那份心情。

直到2010年,毛建军在《北京文学》发现“新人新作”栏目,停止了二十年的写作欲望被激发起来。二万余字的《北京人》完成后,他寄到了《北京文学》编辑部。

“要感谢《北京文学》编辑王秀云老师,肯读一篇手写的陌生稿,大力推荐,才使它过三审,发表在2011年第7期的《北京文学》上。她利用自己的人脉,于微博上摇旗呐喊,让这篇小小说有了一定的影响。”毛建军说,如果不是王秀云的鼓励,不会有自己后来的《虎烈啦》《第三日》以及今年的短篇小说《小捷的故事》。

毛建军终于写出点名堂,然这名声于他的工作和生活并无多大改观。他依然是推气瓶的工人,依然是业余时间继续自己的文学梦。“我想还是生活让我学会了写作吧?用身边的人和事,写自己生命里的感悟,可能是这几篇作品得以发表的原因,知道了自己的浅薄,就没了不朽的奢望。”毛建军说,退休后会更多闲暇,写多少就看有没有那样的才华和苍天是否眷顾。2015年,他写完了一部长篇,目前仍在审稿过程中。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非职业作家”应该是指不以文学写作为职业,但也间或从事写作的作家。这类写作者在过去常被称为“业余作家”,以与“专业作家”相区别。“非职业作家”的说法,与网络文学中类型小说写作的兴起有关。在网络文学这样一个相对自由的写作平台,许多非职业写作者不断涌现,有的人成为一些类型写作的“大神”,由此也成就了职业作家,更多的写作者也是业余爱好,兼职写作,成为“非职业作家”。

“非职业作家”应该包含两类写作者,一类是严肃文学领域的非专业的业余写作者,一类是网络文学中的非职业的兼职写作者。

白烨表示,从理论上说,从有文学的时候起,就有这样的群体存在。先秦时代的《诗经》,就可以看作是“非职业作家”的诗歌合集。以文学为职业的,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人。更多的人是不以文学为职业,但又爱好文学和从事写作的。当代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非职业作家”,是“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作者”,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文学……在他们中间,各类体裁的写作者都有。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这个群体作为当代文学写作的基础群体,一直都在发展和壮大。其中的一些人后来就进入到专业队伍,成为职业作家,其中较为典型的有“知青作家群”等。

在谈及与职业作家相比,这一群体呈现的写作特点时,白烨说,无论严肃文学领域,还是网络文学领域,职业作家都是少数,但相对而言水平较高,实力较强,影响也较大。如果用一座塔来形容文学,职业作家可能处于塔的上部并构成塔尖,非职业作家可能是基座与塔身的部分。非职业作家实际上是整体文学中的重要构成。从写作上比较,非职业作家可能在生活积累、素材占有和故事营构等方面,有自己的长处与特点,但在作品结构、叙事技巧、语言打造等方面,可能欠缺火候,因而在文学性上打了折扣。但这也不好一概而论,具体到不同的作家与作品,可能非职业作家在一些方面并不输于职业作家,尤其是在类型小说方面,不少非职业作家都写出了很有分量和影响的好作品。

“可以说,非职业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整体文学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非职业作家的坚持与努力。事实上,非文学职业,又坚持写作本身,说明非职业作家对于文学抱有自己的理想,寄寓了特别的情怀,因此,他们坚持写作本身,就是文学的幸福。而且随着他们在文学写作中不断历练,他们也会不断提高,甚至加入到职业作家队伍里,起到壮大文学力量的特殊作用。”

白烨的结论是,没有理由不看好“非职业作家”的写作。